

映山红

◎ 朱丽平

时序已是春末夏初。
通羊城街上的行道树,城区周边的大山,无不是绿盖头披着,绿衫衫搭着,整个世界已然褪去了前不久的炫丽与妖娆。爱花的心,不免生出落寞。殊不知,在某些大山上,还燎着团团簇拥的红,正如火般地席卷开来。
那红,便是映山红。
映山红的别名有好多,比如杜鹃花,山石榴,山踯躅,清明花,照山红,艳山红等等。这些名字,有的根据花形花色区分,有的取自寓意,有的根据节气而定,有的则是依照品性而来,均直白又让人遐想。
突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的春日时光。山上的野花,粉紫白黄红,一朵朵,一丛丛,在暖风里笑。乍相见,你会疑心它们是刚刚从地底冒出来的。而映山红,却另类得很。自打苞起,就有股“丹唇未启笑先闻”的泼辣劲儿,像红楼里的王熙凤,浓妆艳抹,有哗众取宠之嫌。
村人叫它艳山红。在众多名字中,我更偏爱艳山红、映山红两种叫法,觉得更接地气,更加形象。只要它们盛开,晚春的大山,就像着了火——那种失控了的火,火苗快速跳跃,啦啦啦啦烧得很远,把天空映红一大片。彼时的山,明明空寂的,却像在举行一场大盛会,鞭炮燃着,红地毯铺着,条幅飘扬,红旗猎猎,人头攒动,满世界都被欢欣鼓舞着。

那个时候,我称得上名的野花极少,但对映山红熟识,是刀削虎刻的。每年映山红开得欢腾时,我会跟小伙伴提了篮子,嘴上告诉母亲,是去扯猪草。到了山上,心一把被怒放的映山红摄去了魂,扯猪草的事,早丢到脑后。满腔的喜悦,像一只只扑扇翅膀飞翔的小鸟,落在映山红的枝头上。那时哪懂人要爱护花草呢,我们一枝接一枝地折,折了一棵,又觉得另一棵上的花更美,直到两只手抱不下,才摆手。也会采一朵最入眼的,插在发上。于是,一捧一捧的花开在我们胸前,一朵一朵的艳红,趴在我们的头顶,衬得黄毛丫头们,个个鲜艳极了。
我们头顶着花,怀抱着花,提着一篮花,蹦蹦跳跳地朝家跑去,竟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心头的喜悦,按也按不住,冒着小泡泡。
才进家门,我就急急找来一堆空瓶子,把那些映山红养起来。平日低矮暗沉的瓦屋,突然就亮了,好似点燃一堆蜡烛,把人的心,也照得亮堂堂的。母亲没见猪草,并不生气,还说,要养就养带花母的。母亲没上几天学,不知她的花母应该叫花骨朵,因为祖祖辈辈都这么叫的。我问为什么。她轻笑着说,最好的颜色都裹在里面,全开开来,色就淡了。

原来,母亲打心底喜欢,内敛的花,有环抱琵琶半遮面的女人身上的娇羞之美。那时,好多人家连饭都难以饱腹,母亲哪有闲情养花草,她没文化,却懂得鉴赏,更懂得包容孩子的贪玩,这让我很开心。
而今,很多年过去,关于映山红的林林总总,一直没忘。原来,对它的爱,早已在年少的心上,生了根。我庆幸,有映山红映照的童年,总有丝丝温暖在飘拂。
每年,映山红的盛开,算得上黄沙大幕山的一桩盛事。人群里,朋友圈,都在传它的喜讯。那是我第一次到大幕山看映山红。
我们的车,在进山公路上弯弯绕绕。司机摇下车窗,很快,大把大把的清风夹着花草香,扑过来亲我们。我赶紧张开嘴巴,深深地吸,用这种方式迎接大山的热情。高山负氧离子,千金都难买呢。
大幕映山红,没有一棵是单独一根主干的,如韭菜从根部开始,多头齐发。也无一不是占着大席位。枝条大多壮如成人的手臂。放眼望,有坡的地方,是满坡的红;有沟的地方,是满沟的艳。枝条们手牵手,花朵们头挨头,气壮山河地燃成一片火海。朵朵花,都精神抖擞着,是活力四溢的青少年。我无法形容眼前的盛况,脑海里只搜出花样年华这个词。季节不正走进了它的花样年华吗?人在花海中荡着,仿佛当了回帝王,满眼的莺莺燕燕,霓裳飞舞,绵绵无尽头。
如此艳丽的映山红,自古却与幽怨的情结相勾连。读过一首古诗,很凄美:“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除。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诗人的心,辗转在杜鹃花上,虽然鲜艳无比,却是鸟儿心中的血,滴落在枝上,化成的花朵。而大幕山的映山红,在今人的眼里,是没有愁苦烦闷的,每一朵花里,住着的欢笑,是美好。
我的耳边都是游人的笑声。鸟儿的叫声,也是这边起,那边和,一样带笑着的。步道中,一对耄耋老人,引起我的注意,是老俩口。男的一手拄着登山手杖,一手挽着老伴。他们的女儿,挎着相机,紧跟其后。两口子不时提醒对方小心脚下的台阶,不时又指着不远处一朵映山红,要对方看。他们的女儿,频频举起相机,抓拍下老俩口相知相惜的一幕幕。我特别羡慕这个女儿,父母如此高龄了,身体依然康健,把晚年的日常,过得如此的有声有色,鸟语花香。想普天下的父母,一生的付出,等待的,莫过于这一刻的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怀揣感恩,再平淡的日子,也过得有了温度。
祈愿每场花事,都能点亮生活,抚慰心灵。

甘蓝的坚守

◎ 聂松彬

嘉鱼的潘家湾,在我的辞海中是一个亲切悦耳的名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妹妹的家在这里,其主要是缘于1998年那场洪水。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簪洲湾已是春回大地,阳光明媚;而潘家湾也同样是春风拂面,生机勃勃。
初夏的一个上午,我们一行文友来到潘家湾四邑村的蔬菜基地,放眼无边的碧绿,数不清的菜畦像无数条染成绿色的平行线井然地伸向远方。近处,南瓜已经拖蔓开花,金黄的花骨朵如婷婷的少女浮在绿叶丛上轻歌曼舞;最显目的还是脚下排列整齐的甘蓝,宽大的叶子用葱绿的爱意簇拥其间的球包,那淡绿色的球包就像多情的女人,盘起尖尖的发髻,坐拥在绿色的怀抱中。一颗颗、一行行,宛如列队待发的时装秀。

其实,甘蓝还有很多悦耳的名字,卷心菜、包心菜、春包菜等都是它的昵称别名。小时候我们都叫它“春包”。甘蓝的外形有两种,初春时,它圆球一般如同胖墩墩的孩子,有人干脆叫它“球包”;初夏时节它脱胎而出,竟然长成尖尖的宝塔,嫩黄嫩黄的,冠以“甘蓝”之称似乎更近完美。
上世纪70年代初,每到元宵节后,家里就断根了。记忆中,嘉鱼县有个头墩农场,每年初春,总能看到一台老旧的拖拉机,往返几天将一车车的春包运到村子里,再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母亲将春包洗净切碎,再参合可数的米粒将那段艰难的岁月熬成清可照人的稀粥。故而,小时候的我因为这甘蓝对嘉鱼,对头墩农场独有情钟。后来,听父亲说,原来的头墩农场就是今天潘家湾菜籽湖——我妹妹的婆家。于是,我对潘家湾又滋生了另一种情愫。
我们从十里蔬菜大棚到四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再到四邑村的幸福食堂,我们看到了猎猎的五星红旗下,清一色的白墙黛瓦,整齐划一的村居、宽阔的休闲广场、如画的林荫大道,举目四望,哪一处不是赏心悦目的风景?哪一处不是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及至走进村级幸福食堂,我才真正领悟到嘉鱼县潘家湾人是如何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将一颗甘蓝的执着成就为产业,将成片的甘蓝根植于老百姓心田的。难怪四邑村的美女书记在如数家珍般地讲述时,脸上总是笑靥如花。
诚然,嘉鱼潘家湾已是全国知名的蔬菜基地,各种特色蔬菜如南瓜、丝瓜、甘蓝、大白菜、土豆应时而出。每次来妹妹家玩,车后备箱总是塞满各种蔬菜,去年秋末,为了装更多的甘蓝,我竟然将小车当货车,运回满满一车甘蓝。
初夏的阳光正艳,返程时我故意将车速放慢,宽阔的G351柏油路上,极目之处,绿油油的甘蓝在阳光下微笑。凝望着微风中起伏的绿浪,我心中感慨万分。上世纪60年代,她们就将潘家湾人的勤劳传递到赤壁,拯救几代人于饥荒中。如今,她们更是将潘家湾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智慧传到千家万户。这就是一颗甘蓝的岁月坚守,更是潘家湾近6万人高远的情怀。



张大乐 摄

潜山“森”呼吸

咸 宁

◎ 余浪漫

屿,它因外形像极了一副棺材,所以人们给它取名——棺材山。山里人对山是深情的,所以常常给大山添上美好寓意,所以登棺材山能升官发财的故事代代相传。如今,棺材山已更名为官财山。每一个到崇阳旅游的人,总会沿着一级一级的台阶往上走,然后攀上稍微陡峭的山路,在制高点处一块巨大的岩石上,俯瞰水库全景。这一刻,水中荡漾着流淌的波纹,高山与天空交汇成天青色,崇阳的美,真正的具象化了。
还有一个故事,震惊着荆楚大地。在湖北省博物馆里,有件镇馆之宝——崇阳铜鼓。它的鼓冠长着两只小犄角,鼓身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上宽下窄,“倒三角身材”。看似呆萌可爱,却造型庄重,霸气十足。
这件铜鼓,其实出土于崇阳县大市村,它是国内仅存的一件商代铜鼓,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铜鼓。
在崇阳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人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境内出土的这面商代铜鼓是悠久历史文化的佐证。还有,长篇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被专家誉为近代汉民族民间文化的扛鼎之作,崇阳提琴戏在全国100多个戏种中脱颖而出,被列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
还有,崇阳的美食,真叫一个绝!那里的牛肉面、炒螺蛳,让很多外地游客前来排队等吃。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崇阳金沙人做的手工糍粑。大人们将糯米浸水、煮熟后,用祖传的碓臼捶打,然后挤压成圆圆的大饼。不仅制作过程很减压,而且味道真的很鲜美。妈妈说,糍粑可以煎着吃、煮着吃、烤着吃,每一种吃法都是智慧的结晶。
崇阳是个好地方,它既有大城市的繁华,也有独特的宁静与朴素,真是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绝美境地。
我想,那位咸宁母亲应该为自己的这个孩子感到骄傲吧!

小 岭

◎ 舒梓琪

一年前,为了建“小岭”高速出口,咱们的老宅搬迁到了移民新居,家家户户住上了小洋楼。一开始,我心里还有点舍不得,毕竟那里有我好多美好的回忆。但听说高速出口建好了,爷爷可坐不住了,非要让我带他去看看。没办法,周末我就领着爷爷到了老宅的后山顶。站在那里,爷爷的眼睛都亮了,脸上笑开了花,可眼眶里的泪水却在直打转转。
我顺着爷爷的目光望去,高速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它们像一条条彩色的丝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车辆各走各的道,秩序井然,没有一个人指挥,也没有听到一声刺耳的喇叭叫。爷爷看得入了神,嘴里喃喃自语:

词。季节不正走进了它的花样年华吗?人在花海中荡着,仿佛当了回帝王,满眼的莺莺燕燕,霓裳飞舞,绵绵无尽头。
如此艳丽的映山红,自古却与幽怨的情结相勾连。读过一首古诗,很凄美:“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除。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诗人的心,辗转在杜鹃花上,虽然鲜艳无比,却是鸟儿心中的血,滴落在枝上,化成的花朵。而大幕山的映山红,在今人的眼里,是没有愁苦烦闷的,每一朵花里,住着的欢笑,是美好。
我的耳边都是游人的笑声。鸟儿的叫声,也是这边起,那边和,一样带笑着的。步道中,一对耄耋老人,引起我的注意,是老俩口。男的一手拄着登山手杖,一手挽着老伴。他们的女儿,挎着相机,紧跟其后。两口子不时提醒对方小心脚下的台阶,不时又指着不远处一朵映山红,要对方看。他们的女儿,频频举起相机,抓拍下老俩口相知相惜的一幕幕。我特别羡慕这个女儿,父母如此高龄了,身体依然康健,把晚年的日常,过得如此的有声有色,鸟语花香。想普天下的父母,一生的付出,等待的,莫过于这一刻的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怀揣感恩,再平淡的日子,也过得有了温度。
祈愿每场花事,都能点亮生活,抚慰心灵。



日 子(组诗)

◎ 胡庆军

—

如同脚步追赶着脚步
时间,在你能看见的地方流连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旋转
命就的方向,从春到冬
在意的,不在意的,故事
有点浅透,一些话语带着温柔
母亲依旧住在乡下,每天
用汗水浇灌时光。而我
依旧每天活在焦虑里,等待

二

社区门口的早点摊儿,会勾起我的记忆
想起若干年前,每天清晨
母亲用心为一家人做早餐
那时的乡下,生活那样温暖
装着多少人对日子爱与憧憬啊
如今,城市里没有炊烟
其实,故乡也没有了炊烟
只有宏观的叙事,只有微观的述说
心上浮起旧事,一些人再也见不到
当我越来越爱接近朴素的东西时
白发如一只虫,爬上我的双鬓
那些未经修饰的、纯色的部分
是最接近生命本色的吧

三

泥土、天空、河流、山川
也会老去吗?我在生命本相面前
显得有些虚伪。关于时间
孔子早给出了解释
风里,街道边上的花儿在肆意地笑
把一种信念根植于心,行色匆匆的人
和我一起停在红灯前的斑马线上
他们从昨夜里的不同角落走来
奔着自己的日子去努力活着
我多想用一些深刻的词汇
去探究生活里的书,不放过每个章节
然后,独自静享阳光穿过树梢的美
日子把我们定格成一张张照片
打印出来后按日期编码—一收藏

相 随

◎ 王阳志

他挑着水,水跟着他
他做着梦,梦境跟随着他
他在红色的土地上舞着蓊藤,栽培
幼苗
风中飒飒的叶片,折射着一个人的
影子和光芒
天空轰轰雷鸣,天色暗了下来
飞蓬般斜射的雨线,铺天盖地袭来
你躲避在光阴的间隙,看云起云落
耳畔久违的歌声,二胡如泣如诉
你的梦,昨天的境,睁开眸子已是
双眼朦胧
热烈的夏季的风,飞走了光的云雀
守望的稻田清香四溢,栀子花开
梦着梦着笑出声音,是脸颊上甜甜
的酒窝

插 秧

◎ 袁帅

骄阳考验着田水
安静的田,是稻秧的摇篮
弯腰驼背的农人插秧,如寄放婴儿
泥浆和汗珠出来围观
当皮肤被时间烫伤的时候
秧苗已列队整齐,仿佛在向农人致敬
它们会执着地绿下去
是谁恩赐它们命运的起点
它们就会濡染水的品格
将来报答谁

一剪梅

◎ 曙光初照

探索离骚心力倾,
十载芳华,
苦乐人生。
影单怀卷伴长度,
非夜无眠,
非梦无情。

韵赋灵均千古名,
至爱忧民,
至死忠贞。
汨罗江水意难平,
云也悠悠,
风也轻轻。